

故事发生在中国的最大城市……

原创长篇反恐小说

# 孤踪谍影

HU ZONG  
DIE YING

王建幸〇著

美国FBI特工魂断伊斯坦布尔

DT恐怖组织策划在中国滨海召开国际

反恐会议期间实施爆炸、暗杀行动

一旦行动成功，整个世界将会窒息

哈斯曼口中不断涌出鲜血，

艰难地说：“要……要提防沙漠野狐……”



# 孤影

DU ZHONG  
DUE YING  
王建幸 著

# 孤影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狐踪谍影/王建幸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81139 - 267 - 8

I. 狐…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6857 号

**狐踪谍影**

HUZONG DIEYING

王建幸 著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张: 20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8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9 - 267 - 8/I · 024

定 价: 30.00 元

---

网 址: www.cppsup.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edu.cn

---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9·11”恐怖事件之后，世界范围内的反恐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美国在反恐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资源，对恐怖分子进行了严厉打击。同时，其他国家也加强了自身的反恐措施，努力维护国家安全。然而，在反恐斗争中，一些国家的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例如，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一些国家的制裁和封锁，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同时，一些国家的反恐政策也引起了国内民众的不满和抗议。因此，反恐斗争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 楔子

2001年9月11日上午8时48分，一架美国航空公司波音767客机被恐怖分子劫持。随后，这架飞机穿过云层逃过雷达跟踪，突然撞向美国纽约以为豪的标志性建筑——世贸中心南侧大楼。随着一声巨响，大楼顶端被飞机戳了一个大洞，顿时，火光冲天，浓烟弥漫。18分钟以后，另一架被劫持的小型飞机，又以闪电般的速度撞向世贸中心北侧大楼。爆炸声此起彼伏，两幢闻名世界的大楼在自杀性的袭击中顷刻之间轰然倒下，近3000名平民死伤。这是美国历史上，在本土遭受的一次大规模的恐怖袭击，爆炸声震撼了全世界。

2000年10月，南亚岛国印度尼西亚旅游胜地巴厘岛库塔海岸旅游区突然发生爆炸，瞬间，那些正在海边享受大海、阳光和沙滩的游客以及当地居民200余人死于非命。

2002年10月23日21时23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风雨交加，位于莫斯科东南的轴承厂文化宫剧场，正在演出精彩的音乐剧《东北》。当第二幕即将拉开的时候，突然，50多名戴着面罩、身穿迷彩服全副武装人员闯入场内，在场的800多名观众被劫持。23时克里姆林宫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普京总统立即取消原定与德国总理施罗德在柏林的工作会晤，以及出访葡萄牙、出席在墨西哥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计划。24日，联合国以及全球大部分国家领导人纷纷表态，谴责这次恐怖活动。

2004年3月2日，动乱中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及穆斯林圣城卡尔巴拉清真寺发生爆炸，造成140多人死亡，近400人受伤的惨剧。

2005年7月7日8时49分，英国首都伦敦地铁、公共汽车发生自杀性爆炸，浓烟从地铁出口、通气口涌出，爆炸声将整个伦敦甩入了恐慌之中……一时，警笛大作，交通瘫痪。这场灾难导致56人死亡，700余人受伤，巨大的爆炸声震撼了欧洲，震惊了世界。

霎时间，恐怖活动甚嚣尘上。在美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摩洛哥、土耳其、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泰国、伊拉克以及中东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先后发生了多起爆炸、劫持人质等恐怖活动案件。于是，世界各国政府的情报组织、警察组织纷纷把目标聚集到反恐斗争中。

为了应对日益嚣张的恐怖活动，2005年秋天，国际刑警组织决定在

中国滨海市召开全球反恐怖活动高层会议。为此，国际恐怖组织制订了行动计划，企图破坏这次会议，阴谋暗杀出席会议的各国反恐部门领导。在国际刑警组织协调下，中国公安机关派出了以刑警 808 总队长刑侦专家肖剑和情报专家郑岩为首的特警部队，与美国、土耳其等国的同行紧密合作携手作战，在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反恐战场，正义与邪恶进行了殊死较量。

# 录

mu

- 楔子 ///1  
第一章 伊斯坦布尔之夜///1  
第二章 铃声惊扰鸳鸯梦///13  
第三章 国际刑警紧急通报///27  
第四章 鼬鼠///43  
第五章 肖剑对案件的剖析///59  
第六章 实施第二方案///73  
第七章 莫泰的困惑///79  
第八章 古堡丽影///87  
第九章 暑热中的滨海///97  
第十章 阿依古丽进山///101  
第十一章 营救行动///113  
第十二章 琼斯小姐的宴请///123  
第十三章 克林斯基案件真相///131  
第十四章 云飞遐思///139  
第十五章 狼奔豕突///147  
第十六章 亡命天涯///159  
第十七章 来自俄罗斯警方的通报///177  
第十八章 跟踪追击///197  
第十九章 惊弓之鸟飞出重围///207  
第二十章 欲擒故纵///215  
第二十一章 解析特洛伊木马///241

- 第二十二章 逐鹿香江///255  
第二十三章 特殊的礼物///265  
第二十四章 奥娜丽亚号游轮///277  
第二十五章 欲盖弥彰///283  
第二十六章 琼斯紧急约见///287  
第二十七章 生死搏斗///301  
第二十八章 别了，沙漠野狐///305  
尾 声 ///310  
后 记 ///311

# 第一章 伊斯坦布尔之夜

一架白色的小型直升机正从土耳其科贾尼克山区的C镇沿着国家公路缓缓飞行着。

机身下，一辆黑色的轿车超越那些慢吞吞行驶的车辆，急速向前奔驰……

直升机里，一个戴着墨镜塞着耳机手拿着望远镜的女人，看了一眼下面那辆奔驰车，讥讽地撇着嘴对身旁的驾驶员说：“达瓦克中尉，收队！”

穿着短袖夹克飞行服的中尉驾驶员点了点头，鼓起腮帮，抓着操纵杆向后一拉，直升机腾越而起，向着晚霞中熠熠生辉的城市飞去，不一会，直升机钻进云层渐渐消失。

黑色的轿车里，握着方向盘的男子向渐渐消失的直升机吹了一声口哨，车向海市蜃楼般的都市驶去……

这是夏末的一个傍晚，临近马尔马拉海的伊斯坦布尔，落日余晖尚未散尽，一轮明月若隐若现地悄然升起。在晚霞的辉映下，连接黑海和马尔马拉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波光粼粼，游艇点点。海峡东岸，属于亚洲部分，在那条狭长的海岸线上，一栋栋白墙红瓦的别墅，依山傍海，错落有致，楼影憧憧，灯火璀璨；海峡西岸，属于巴尔干半岛东部突出部分，是这座城市的心脏。迤逦旖旎的金角湾，将西区又分隔成两半。古老的希腊文明、东罗马文明沉淀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沿海峡而建的托普卡珀宫、有着高耸入云宣礼塔的蓝色清真寺、神奇的圣索菲亚博物馆、地下水宫……星罗棋布，让人目不暇接。现代化的城区里，寥寥几幢高楼，在晚霞和灯光的映照下，上半部浸淫在湛蓝的掺杂着几缕橘红色的暮色之中，下半部则被华丽的彩灯映照得光怪陆离隐隐绰绰。它既是土耳其历史变迁的象征，也是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

海峡中间，雄伟的跨海大桥像一条彩练横亘在欧亚两大板块之上。

海风吹拂，海鸥翱翔，大桥飞渡，车水马龙，景色美不胜收。

当晚霞落尽的时候，远处，清真寺那高高耸立的宣礼塔上传来了昏礼（沙目）的召唤：

“真主至大！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主之使者。快礼拜啊！”

霎时间，整个城市仿佛被凝固了，人们纷纷停下手中的活儿，向着穆罕默德诞生地的东方祈祷。这座城市里的大多数人信奉着伊斯兰教。

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横跨欧亚两洲的城市，也是一座典型的东西方文化兼容并蓄共生共存的城市。

就在人们做昏礼祈祷的时候，西岸，在离哈利奇湾阿塔图尔克大桥不远的岸边，一栋临水而筑的别墅院子里，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正慢慢倒进车库。车停稳后，从车里走出一个浅黄色头发褐色眼睛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他锁上了车门，又摁了一下车库门锁，车库的卷帘门自动放了下来。

中年男子趁卷帘门慢慢放下的时候，一躬腰，灵活地钻出了车库，这一连串的动作是那样的自然娴熟。

显然，这个中年男子是这栋别墅的主人，他的名字叫克林斯基——一个斯拉夫人的后裔。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公开身份是美国某石油公司西亚地区的总代理。

走出车库门，克林斯基深深地吸了口从海峡南边吹来的凉风，环顾静谧的四周，耳畔传来的只有远处公路上汽车飞驰的轰鸣声以及海面上红嘴海鸥的鸣叫声；大桥下面的围堤旁，隐隐约约地看到有几个人靠在堤墙边专心致志地握着钓鱼竿。这是伊斯坦布尔的一大景观，每天早晨和傍晚，总是有人会聚集在海边垂钓。克林斯基观察了一番之后收住了目光，抬腕看了看手表，表的指针正指向晚上7点，他舔了舔嘴唇，拎着皮包健步登上别墅台阶，在拱形门前，他伸手摁响了门楣旁的电铃，“嘀铃……”门内没有人回应，又摁了一遍，里面还是没有人回音。忽然，他想起了什么，不禁咧开嘴笑了起来。他太紧张了，竟然忘记了保姆每逢周末晚上是放假回家的。于是，他从公文包里摸出了钥匙打开了别墅的门。门咿呀打开了，走廊的地板上泛出一片黄白色的斑斑驳驳的亮光，那是客厅的窗户折射过来的暮色。他习惯性地在门口的踏垫上蹭了两下鞋底，顺手按了墙边的开关，瞬间，客厅中央的吊灯发出柔和的光亮，一切都是他离开时的样子。确认没有异常情况后，克林斯基三步并作两步径直登上二楼，走进楼道第二间卧室。卧室的门没锁。他扔下公文包，利索地脱下西服、衬衣，只剩下一条内裤之后就走进了洗漱室。

洗漱室在卧室的里面，其中还隔有一间土耳其浴室。浴室里的灯打开了。灯光照着这个赤裸的身体，他的身体略微有些发福。不一会，浴室里传出了冲淋的水声和克林斯基舒畅的歌声，他在哼着加拿大民歌《红河谷》：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

不要离别的这样匆忙；

要知道红河谷你的故乡，

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

.....

洗澡时唱歌是许多男人的爱好，歌声总是伴随着愉悦的心情而嘹亮。

显然，今天克林斯基的心情是愉悦的，他拿到了DT组织最新的行动计划。浑厚的歌声悄悄飞出了窗外，窗下是万顷碧波。

蔚蓝的海水被晚霞的余晖撩拨得鳞光闪闪，远远望去，起伏跳动的海面就像是一群会变魔术的姑娘，嬉笑着，追逐着，身上飘起的裙摆不断变幻出美丽的图案，让人们目不暇接。

终于，忙碌了一天的太阳沉入了大海，月儿接替着太阳在另一头悄然

升了起来。

就在这一片暮色苍茫中，一艘飞艇从对岸迎着落日霞光驶来，瞬间，飞艇侧着艇身优雅地滑过湛蓝的水面，悄然停在了这栋亮着灯的红瓦白墙欧式小别墅外的临水码头。一个穿着黑袍裹着白丝巾的女子，不等飞艇停稳，就撩起长袍一抬腿便矫健地踏上别墅码头的木阶梯。

登岸后，女子潇洒地向脑后挥了挥手，飞艇掉转头，划着水面漂亮地转出一个弧圈开走了。

登上平台，走上栈桥，来到了别墅门口，突然听到从窗口飘出的歌声，她好奇地抬头看了看那扇飘出歌声的窗户，窗户里透出暗黄色的灯光。她悄悄地观察了四周，左右两边相邻的别墅平台上都没有人，只有身后的波浪在轻轻拍击着岸边的礁石。她伸手轻轻拧动玻璃门的水晶门把，门没有锁，她会心地一笑，轻盈地走进别墅。

柔和的灯光照着宽敞的客厅，客厅的右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上是一位身穿中世纪盔甲的将军骑着高头大马，脸上是目空一切的傲慢；那幅金色浮雕油画框的左沿下是一个硕大的壁炉；壁炉前是一套雕木布面沙发，那套沙发几乎占据了客厅的一小半面积；沙发背后，弧形的楼梯通向别墅的二楼。

女子向楼梯通道口瞥了一眼，转身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她静静地听着楼上洗澡的男人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的歌声，脸上露出了莫名的微笑。坐在沙发里的她跷起了二郎腿，涂着猩红色趾甲油的脚尖随着楼上传来的歌声微微地抖动着，好像是在欣赏一场音乐会。女子从搁在身边的那只鳄鱼手袋里掏出一包女式摩尔香烟，轻轻地抖动了一下，从烟盒里熟练地衔出了一支细细长长的烟卷，然后，又从包里摸出了打火机，优雅地点上。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鼓着腮帮慢慢吐出，烟雾变幻出一个一个圆圈袅袅腾腾散向空中。

冲淋声停了，楼上的歌声由高亢也转为哼哼的低吟，但还是那首加拿大民歌。

这时，女子脸上的肌肉突然讥讽地抽动了起来，她将烟头摁灭在茶几上的玻璃烟缸里，站起身，甩手将透明的白丝巾蒙住了脸，然后挎着手袋，沿着弧形楼梯上到二楼，刚推开卧室那扇虚掩着的橡木门，便撞见了从浴室里出来的克林斯基。

“你是谁？”赤身露体的克林斯基慌乱地将原本擦身的浴巾裹住了下身。

“克林斯基先生，不认识我了？”女子的眼睛在丝巾后面眨了一下。

克林斯基惊讶地看着这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子。那双眼睛有些熟悉，可是他一时想不起是在哪里见过她。

“克林斯基先生，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女子恹恹地嗔怪了一句，伸出纤细的手指慢慢揭开了丝巾。

“啊！”

只见那女子：金黄色的长发像地中海的波浪自然地舒展开来；那张冷艳绝色的脸，奶油色的皮肤细如凝脂；大大的杏核眼上画着蓝色的掺着金粉的眼影；直挺的稍稍隆起的鼻梁下面，一道暗红色的唇线勾勒出女子那张充满性感的嘴唇的轮廓。此刻，女子那黑白分明的眼仁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克林斯基的脸，仅仅几秒钟，克林斯基的眼睛便受不了这种近乎于吉卜赛女巫般的注目，他赶紧缩回了瞳孔。

“你是……”

克林斯基晃了晃晕乎乎的脑袋，他知道他遇上了中东传说中的女巫了。但是，职业素质的本能让他仍然还保持着一份清醒。此刻，他的脑海里迅速在搜寻着有关这个女子的信息。

“哦，亲爱的克林斯基先生，你不要冥思苦索了，我告诉你吧，上个月在马尔马里斯，咱们曾经同乘一条游艇出海。那天，你还殷勤地向我献了一朵红玫瑰呢。”

“红玫瑰？啊，你是拉斐克夫人！”

红玫瑰让克林斯基想起了前不久那次聚会。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自己家里的卧室突然见到这位惊艳脱俗的拉斐克夫人。从他调任土耳其不久就听闻这位年轻夫人的大名：她是西亚石油大亨阿巴拉先生的侄女，具有欧亚混合血统，她凭着高贵的出身，魔鬼般的身材，漂亮的脸蛋和优雅的谈吐，活跃在上流社会之中，成为社交圈中的一颗明珠。据说她的丈夫拉斐克也是中东一位风流倜傥的王孙公子，可是，很少在社交场合看到她的先生。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夫妻之间各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和社交生活，谁也不干涉谁。于是她成了所有男人追慕的对象，包括像克林斯基这样英俊的美国男人。上个月，克林斯基应阿巴拉石油公司之邀到土耳其著名的旅游胜地马尔马里斯度假时，邂逅了这位美丽漂亮的夫人。那天，她可是一副休闲的打扮：一件吊带短衫露出了她丰腴圆润的双肩，一条白色短裤恰如其分地勾勒出翘起的臀部曲线，一副钛合金边框的墨镜后面隐藏着她那副勾人心魄的眼睛，涂着猩红色唇膏的双唇不断发出诱惑的信号。从她一上游艇，克林斯基的眼珠子似乎就被GPS定了位，再也转不动了。游玩中，克林斯基对这位拉斐克夫人大献殷勤，而拉斐克夫人似乎也很中意克林斯基，两人不避他人嫉妒的眼神，喝酒、跳舞、游泳、嬉笑，十分投机。要不是游艇回到了码头，他俩的关系可能还会发展得更进一步。临别时，他主动留了通讯地址给她。他记得，她伸出手指优雅地将那张写在名片上的地址塞进了那只精制的鳄鱼皮包里。她和他吻别时在他的耳畔轻轻地说了句：“亲爱的，我一定会去府上拜访你的。”

虽然这是社交场上礼节性的一句话，可是克林斯基真的在心里留下了她的位置。

他没有想到今天晚上她会以这种装束突然“闯”进他家。

“拉斐克夫人，你是怎么进来的？”

“哦，不是你告诉我的吗？那天，你在船上对我说，‘夫人，我靠海峡的那扇玻璃门永远是为你敞开的！’难道你忘记了？”看着克林斯基疑惑的目光，“哦，是的，是的。”

看着克林斯基疑惑的目光，“女子突然拉长了脸：“怎么？亲爱的克林斯基先生，难道你不欢迎我吗？”

“哦，不、不。”克林斯基有些恐慌，他下意识地掖了掖裹着下身的浴巾，“夫人，你的到来，让我受宠若惊，不过，我这样赤身露体地接待贵客总是不礼貌的。”

“没关系。”女子瞟了克林斯基一眼，“这样不是更好吗，让我能有机会欣赏你那健壮的公牛般的体型。”

说着女子妖冶地伸出鲜红的舌头舔了舔唇缝，那是一种性爱的暗示；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刹那间放射出诱惑的电波。克林斯基手足无措地掖了掖腰间的浴巾，退后一步，指着卧室里靠窗的那张长沙发嗫嚅地说：“夫人，你、你请坐。”一向口齿伶俐的克林斯基竟然有些慌乱。他猜不透这个女人此时造访是福还是祸！

可是女子斜睨了沙发一眼并没有坐下，而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这天好热啊！”说着，她在克林斯基目视下，毫无顾忌地慢慢解开了那身黑袍的衣襟，随着长袍的滑落，露出了她那曲线凹凸有致魔鬼般的身材。

克林斯基的眼睛看得溜直了，尽管他是风月场上的老手，但是此刻，他仍然讶异得呆若木鸡。

赤裸的女人慢慢挨近了克林斯基，她一面闭起眼睛贴在克林斯基的胸前嗅着克林斯基的体味，一面悄悄地扯掉了克林斯基下身裹着的浴巾。

这时，克林斯基已经被她那双温柔的手抚摸的情欲难忍，他张开手臂一把抱住了女子，一边亲吻着她，一边手忙脚乱地想扯掉她身上的胸衣。女人轻轻一推，便将克林斯基推上了床。

“亲爱的，你不要心急。今晚我一定陪你度过一个让你终生难忘的夜晚。”说着，女子扭着胯，嘴里哼着舞曲，慢慢脱掉了暗红色的绣花胸衣……

一对欲火中烧的男女，犹如干柴烈火般地在这座幽静的别墅里激情燃烧。

一番云飞雨洒之后，克林斯基心满意足地累得趴在女子身旁，他含含糊糊地说：“亲爱的夫人，你真是上帝派来的天使，让人销魂。”

“哦，上帝？上帝是什么？对于你们来说上帝是天主，是神灵。可是，对于我们来说，万物皆为安拉，真主创造了一切！”女子的脑子是清醒的，她扑闪着那双迷人的眼睛在期盼着什么。

“好，好，不管是上帝还是真主，我们都是他们的信徒。”一阵缠绵累得他顿生倦意。

女子轻轻地吻了吻克林斯基冒着细汗的额头，“亲爱的，睡吧，我的爱将带你进入梦乡。”

在女子温柔的抚摸下，克林斯基渐渐沉睡过去。

女子悄悄移走了克林斯基压在自己胸脯上的手，起身穿上衣裙，戴上手套。

克林斯基躺在床上发出粗重的鼾声。

女子蹑手蹑脚地走到沙发旁，悄悄打开克林斯基的公文包，迅速翻找着。包里有序地放着：文件夹、钢笔、手机、几封信、一串钥匙和一只插在内袋里的U盘，还有一把手枪。女子翻看了那些文书，一份买卖石油的合同，几张写着数字的便笺，没有她感兴趣的内容。又拧开了钢笔，那是一支普通的派克笔。哦，最后她的目光定格在那只灰颜色的U盘上。一定是它了！随即，她从自己的小包里取出一台微型电脑，将U盘插进电脑插口，按了几下键盘，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份用阿拉伯文写成的文件，扫了一眼，她心里顿时一惊，这是一份阴谋袭击的恐怖计划！她立即按了复制键，电脑下方马上闪出蓝色的小点。正在女子全神贯注的时候，突然，背后传来了询问声。

“亲爱的，你在干什么？”

在寂静的卧室里，这个声音如雷贯耳！

背着身的女子吓了一跳，她迅速将U盘取出，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回答：“哦，亲爱的，我在找打火机。”

“打火机？”睁开眼睛的克林斯基支撑起身子盯着女子那美丽的后背。他想起在游船上拉斐克夫人曾经抽过烟。可是此时他却不相信她的回答。她为什么那么惊慌失措地不敢转过身来，她在他的包里翻找着什么？

啊，那只U盘！一定是那只U盘！

“哦，亲爱的，我不会抽烟，所以包里也没有打火机。”

克林斯基边应付着边悄悄地翻身起床，可是两脚刚刚落地，一把锃亮的勃朗宁手枪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胸膛，克林斯基只得缩回到了床上。

“亲爱的克林斯基先生，请你不要做出愚蠢的事。”

就在女子转身的刹那间，克林斯基看到了沙发上那台比手机稍大些的微型电脑。

“你是谁？”

“我是谁？呵，我不是拉斐克夫人吗？”

“不！你是特工！”

“特工？哈哈！克林斯基先生，你的想象力很丰富。”

“那你是谁？难道是DT组织的人？”

“DT组织？那些乌合之众吗？”女子的脸立刻抽动起来，那表情似乎

是挨了鞭打后般的痛苦，她咬着嘴唇说：“好了，克林斯基先生我满足了你的欲望，你也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什么代价？你想要钱吗？”

“不，钱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亲爱的夫人，那你要什么？”

“我要这个小玩意。”女子的左手掌打开，掌心里躺着那只U盘。

“啊！”看到女子手里的U盘，克林斯基仿佛被针刺了一下，他的怀疑终于证实了，“你要这干什么？”

“克林斯基先生，我想这只U盘里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吧？”

克林斯基再次企图站起来，可是两脚还没有站稳，黑洞洞的枪口就顶在他那毛茸茸的胸膛上。那冰冷的枪口顿时让克林斯基感到冷飕飕的。他想拿自己的手枪，可是手枪离得太远，他竟然大意地放在公文包里。公文包在女子身后的沙发上。

“别动！克林斯基先生。”女子咯咯地笑了起来，那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笑声有些刺耳。“看到你这种慌张的神态，更让我坚信，这个U盘正是我要的东西。”

克林斯基眼睁睁地看着女子把U盘和微型电脑揣进她那只精制的皮包里。

突然，克林斯基大笑起来，“拉斐克夫人，这是我下午才跟你姑夫阿巴拉总裁谈好的进口石油合同的电子文本，怎么？你要过目？”

克林斯基想拖延时间。那双笑眯眯的灰褐色眼睛却紧紧盯着女子的脸，可是他的脸部肌肉却止不住地在抽搐。他想伺机反击。

握着手枪的女子并没有半点懈怠，她挥了挥手枪，逼着克林斯基重新趴在床上。

“克林斯基先生，别那么紧张，我知道这个U盘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很遗憾，我们俩的需求竟然是那样的一致，所以，我必须拿走这个小东西。你就把这个U盘当作今天晚上付给我的报酬吧。”

“你究竟是谁？”这时，克林斯基的春梦已经彻底醒了。

“这重要吗？克林斯基先生？”

“你不是阿巴拉先生的侄女？”

“没错，我是阿巴拉先生的侄女。但是，我同时又是伊沙贝拉！”

“啊，伊沙贝拉……”这是一个耳熟的名字，可是此刻，克林斯基的神经已经高度紧张。

“嘿嘿，好了，亲爱的克林斯基先生你就不要冥思苦索了，我相信你一定知道伊莎贝拉这个名字代表着什么的。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向你要这个U盘的。”

“不，这绝不可能。”突然，克林斯基从床上一个鲤鱼打挺扑向女子，可是没等到他扑到跟前，女子一个侧身让过，随即挥起枪托猛击克林斯基

的头部，克林斯基扑腾在半空中的身体被重重击倒在地上，头上的鲜血顺着额角流了下来，血滴在了地毯上。

“不要乱动！”

女子一边用枪指着克林斯基，一边脚跟在慢慢后移。眼看女子要逃走，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怎能善罢甘休！倒在地上的克林斯基慢慢收拢身体，脚趾扣着地毯慢慢移动着；右手悄悄伸向地毯上的那条浴巾……可是，刚刚经过那场云雨交媾的他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他的头部在胀裂，他的手在颤抖！赤手空拳的克林斯基虽然处于劣势，但还是企图作最后的搏杀。

“亲爱的克林斯基先生，我要拿的就是你今天下午从 C 镇拿回来的这个小东西，怎么？吃惊了。不、不，你不必惊讶，从你一踏上我们的国土，我们就已经盯上你了，什么西亚石油公司的总代理，哈哈，不要再演戏了，克林斯基先生，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也知道你现在想干什么。但是，我们伊沙贝拉小组的人也不是等闲之辈，所以请你不要做无谓的反抗了。”

“啊？”克林斯基心中悚然一惊，“伊沙贝拉小组？”克林斯基知道这是中东最神秘的间谍组织的代号。这个小组的背景十分复杂，至今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幕后老板是谁，但是，这个小组似乎是无所不能的。既跟他们 FBI 和其他一些谍报机关抢情报，又收集国际犯罪组织的线索，而且，这个小组的人以出手够狠名震谍海。

“你、你是伊沙贝拉小组的人？”显然，克林斯基仍然不相信眼前这个漂亮的女子就是传说中的魔鬼小组成员。

“这个对你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亲爱的克林斯基先生，本来我想跟你度过一个美好的令人回味的夜晚，可是现在不可能了，既然你逼我亮明了身份，那么请你原谅，我不得不杀了你，我是你今生见到过的最后一个人！”

女子从嘴里吐出了一股冷气，像是原始森林中那些盘绕在千年古树虬枝上的毒蛇突然向经过树底下的人吐出红信子一般可怕！

“啊……”

克林斯基的瞳孔急速收缩，收缩成一个小点。突然，他抓住浴巾在空中甩了一下，散乱的浴巾迅速拧成了棍状，同时翻身跃起，一个甩手，“棍子”击向女子。哪知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却异常敏捷，白练飞来，她侧身躲过，身旁的那把雕木椅子却被白练重重地击倒了。没等克林斯基收手，女子已经腾空跃起飞起一脚踹向克林斯基，这一脚正可谓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正中克林斯基的心窝。克林斯基冷不及防一个趔趄连连倒退了几步跌倒在沙发脚下，手中的浴巾也掉在了地板上。克林斯基疼得龇牙咧嘴，连脸色都发青了。但是，他也不是等闲之辈，左手挡住再次飞来的鸳鸯连环腿，右手后撑一个原地打旋接空中鲤鱼打挺人又站稳了。他握拳屏

气发力再次扑向女子，女子的手指终于扣动了扳机，

“嘭！”克林斯基魁梧的身体晃了晃慢慢倒下了，倒在女子的黑色裙袍下。

沉闷的枪声被窗外拍岸的涛声所淹没。女子鄙视地看了一下躺在地下的克林斯基，克林斯基喘着最后的气息，睁开眼睛看着这个刚才还跟他缠绵的女子，他仍然没有想通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时，女子蹲下来，抓起克林斯基湿漉漉的头发，将他的脸扳了过来，

“克林斯基先生，那些恐怖分子固然是可恶的，但是，你们用现代化武器杀人更可恶。见你的上帝去吧！”

克林斯基的手捂着胸口，鲜血从他的指缝里喷涌而出。他那双无神的眼睛眨了一下，嘴里含含糊糊地嘟哝了一句：

“你、你真是个魔鬼！”“这个我早就告诉你了，我不是你的天使，我是魔鬼！但是，有时天使跟魔鬼是一个人！”女子狡黠地笑了笑，然后闭上眼睛虔诚地手合胸前祷告：“愿真主饶恕我吧。”

克林斯基的头终于耷拉下来！女子捋了捋克林斯基湿漉漉的头发，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又捡起失落在地板上的白丝巾，清理了床上可能留下的毛发，然后走进洗漱室，对着镜子捋了捋有些散乱的头发，她重新画上眼影，涂上口红，最后不忘裹上那条洁白的纱巾。补完妆，她再次看了死者一眼，然后不慌不忙地走下楼。

走过客厅，突然，她抬头瞥了客厅吊灯一眼，从包里掏出一只像微型电筒似的仪器，对着客厅四角一照，仪器没有反应。当她对准水晶吊灯的时候，仪器发出嘟嘟的蜂鸣声，她笑了起来：怪不得大厅里要开着灯。女子马上返身上楼，在仪器的指引下，走过卧室，来到一扇紧闭着的房门，她推了推，门是锁着的。她回到卧室，绕过尸体，走到沙发旁，从黑色的公文包里掏出一串钥匙，打开那扇紧闭的房门。推开门，一排书橱靠在墙边，书橱前是一张书桌和一张皮椅，桌面上放着电脑、文件夹，她迅速走到书桌前，一按电钮，前面的墙面露出了一个宽大的电视屏幕，她打开电脑，按了几下键盘，屏幕上映出了她从进了这所房子以后的所有行动。“哦，这家伙布置的真严密！差点就疏忽了。”女子心里暗暗吃了一惊。她俯身从书桌下左边机箱里取出了监控录像光盘塞进了包里，这才舒了一口气。抹掉了额角上渗出的细汗，走下楼梯。回到客厅，她将茶几上的那只玻璃烟缸扔出窗外，窗外响起了海水“卟嗵”的声音。女子再次掖好了头巾，然后从楼梯旁的后门开门走了出来。门外就是院子。

走过院子，打开铁门，穿过绿荫遮盖着的小路，便见道旁停着一辆黄颜色的德国大众牌甲壳虫轿车。女子按了自动锁，拉开车门，一头钻进驾